

《飘》中话语标记语 well 的语用功能及汉译探析

余梦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武汉

摘要 | 话语标记语 well 语用功能强大, 在话语交际中频繁出现。借助文学作品《飘》中丰富的 well 语料, 本文统计分析出 well 作为话语标记语的五种语用功能, 即话语结构功能、信息功能、面子威胁缓和功能、延缓标记功能和情感揭示功能。本文以关联理论为指导, 考察三大主要译本是否忠实再现原著中“well”的语用效果。多数情况下, 三大译本均能借助汉语话语标记语实现构建最佳关联, 但也存在译文值得商榷的情况。基于各大译本不足, 本文提出 well 汉译的两大建议, 即充分利用汉语话语标记实现译文多样化和借用非标记语手段实现翻译等值, 以期对话语标记语的汉译有所启示。

关键词 | 《飘》; 话语标记; well; 语用功能分类; 汉译探析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引言

无论是文学作品, 抑或日常生活对话中, 话语标记语都频繁出现, 凭借其丰富的语用功能成为说话者保证高效畅通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话语标记语不构成话语的语义内容, 而是从局部或整体上对话语理解起到引导或路标的功能, 帮助说话者识别各种语用关系, 从而在认知上对话语理解进行制约(冉永平, 2000: 8-14)。而在诸如 oh、look、you know、I mean、you see 等一系列话语标记语中, well 可能是被研究频率最高的话语标记语(Cuenca, 2008: 1373-1391)。通过查阅相关文献, 纵观话语标记语 well 的研究发现, 学者关注焦点多集中于 well 的语用功能分析(吴国良, 2005: 86-88), 或依托英文文学著作阐述话语标记语 well 的各种语用

功能(李瑾程, 2015: 71-75)。当前研究虽极大地丰富了 well 的语用内涵, 但对 well 语用功能的描述较为分散, 不够系统全面, 尤其是鲜少分析话语标记语的汉译处理。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以《飘》中话语标记语 well 为例, 对原作中话语标记语 well 的语用功能予以分类, 同时分析三大汉译本对其进行的相应处理, 以探寻 well 话语标记语翻译的最大效度和限度。

二、《飘》中 well 语用功能分布

《飘》是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力作, 已先后被译成 27 种文字。截至目前, 国内已有多个译本, 其中, 傅译本最为经典, 译文十分地道传神; 三贾译本虽通但不俗, 流畅又谨遵原作; 李译

本文风温婉,遣词用典更具现代化,此三大译本风格各异,特色鲜明,因此成为本研究参照的汉语平行文本。原著文笔细腻,为读者呈现了众多典型而鲜活的人物形象,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文学著作之一。原著中,well使用频率颇高,反复现身于原著对话描写中,对凸显人物形象、再现对话交流中的情感共鸣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飘》中 well 语料收集

本文所选《飘》英汉平行文本分别为玛格丽特所著的 *Gone with the Wind* (上下两册) 英语原文,及由傅东华、三贾、李美华所译的《飘》汉语译本。文章首先借用 AntConc 语料分析器,检索出 *Gone with the wind* 中单词 well 的出现频次及其所在原文。经统计,在英语原著上下两册中,well 一词共出现 796 次。但因 well 一词具有多种词性与用途,可用作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或叹词,有时不具备话语标记功能,因此在所收集语料基础上,对 well 逐一进行语境比对,剔除不符合话语标记特征 well 的同形异用词。分析发现,原著中 well 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同的语用功能。

(二)《飘》中 well 语用功能分布

话语标记语虽不构成话语的基本语义或命题意义,所起作用只是一种“标记”(signpost/marker)功能,但却有丰富的语用效应(冉永平,2003:58-64),话语标记语所处语境不同,行使的语用功能也会不同,要考察译文是否成功转载话语标记所隐藏的目标信息,就必须进行充分的语用分析。对 well 的语用功能进行整理分类的过程,不仅能对 well 的多种语用功能有清晰的宏观认识,还能深入原文内部,体会话语含意,从读懂言表意义,推测言前意义,到最终剖析出言内含义,为下一步探析三大译本对 well 的处理是否忠实再现原著中隐含的各种语用功能做好铺垫。

基于学界已有研究(冉永平,2000:8-14),结合《飘》中对话语料,well 的话语效应大致可分为结构功能、信息功能、面子威胁缓和功能、延缓标记功能和情感揭示功能等(详见表1)。从下表可以看出,well 的各种语用功能使用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在《飘》中,well 多用于行使话语结构功能,且以话语承接功能为主;well 用于承担信息功能、延缓标记功能及作为情感揭示语时使用情况相当;

而使用频次最低的为面子威胁缓和功能。

表 1 话语标记语用功能在《飘》中分布

话语标记语 well 的功能		频次	总数
话语结构功能	话语起始	7	147
	话语转换	51	
	话语承接	71	
	话语结束	18	
信息功能	信息短缺	17	55
	信息修正	32	
	信息询问	6	
面子缓和功能	面子威胁和标记	6	6
延缓标记功能	延缓标记语	50	50
情感揭示语	惊讶、赞叹	3	56
	愤怒不满	22	
	劝导, 安慰	6	
	妥协让步	2	
	讽刺	8	
	伤心情绪低落	4	
总计			314

1. well 的话语结构功能

“一次完整的交际行为通常由一个话题开始,随着交谈的深入会依次转移到其他的话题,最后由一个新话题结束。为了使话语连贯,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说话人借助话题起始、话题转换及结束标记语以暗示听话人,确保听话人意识到说话人话题的变更”(袁周敏、金梅,2007:57)。语言学家 Schiffrin 研究表明,话语标记 well 可用于引导话轮、话语承接、话语转换与话轮结束。在《飘》中,well 频繁承担此功能,well 作为话语衔接时,通常是对上文提出的疑问作出回应,且疑问多以一般疑问句形式出现,此时 well 多出现在话语开头;而 well 也可置于话语中,表示切回上文提到的话题,继续讨论,也可揭示新话题的开始,标志上一个话题的结束。

例 1:

Scarlett: “What did your mother say about you two being expelled again?”

Stuart: “Well,” said Stuart, “she hasn’t had a chance to say anything yet.”

此例为原著第一章中 Stuart 回答 Scarlett 的答语。Scarlett 询问两兄弟,两人已是第四次受到校方劝退,他们的母亲对此作何反应。此处 Stuart 先借 well 作出应答,并顺着 Scarlett 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解释回答。

此处 well 明显行使话语承接的功能。

例 2:

Miss Melly's done mighty well with the hens, yes sir, she has. She's a fine woman, Miss Melly is. Well, anyway, after we bought things for Tara, there warn't so much left over for folderols, but none of us warn't complainin'.

此例为原著中第三十九章 Will 向 Scarlett 娓娓道来, 讲述 Scarlett 父亲去世的前因后果。Scarlett 见到 Will 后, 询问父亲去世的缘由, Will 先谈到了 Melly 辛勤劳动的成果, 对她进行夸赞, 随后话锋一转, 将话题转到塔拉和大家的现状。此处 well 明显行使话语结束与转换功能。

2. well 的信息功能

当人们提供的信息与对方期待的信息不能构成最佳连贯或协调时, well 往往就会出现, 表示说话人不能或没有提供对方所需要的信息(冉永平, 2003: 58-64)。此时 well 承担信息短缺功能, 且通常出现在问答对话的回答中。比如, 在毗邻问答中, 答者故意作模糊回答, 缺省部分信息, 不愿直面作出明晰解释。但 well 也可作信息修正功能, 因为说话人口误、会错意、信息久远或信息本身存在错误, 导致传递的信息准确度存疑, 而引起的说话者或听话者即时修正, 此种情况便称为信息修正(冉永平, 2003: 58-64)。信息修正分为自我修正和他人修正, well 作信息修正功能时多作为插入语出现。而通过观察案例语料, well 作为信息功能时还可以出现在句首, 此时话语语气强烈并多呈反问句形式, 表示说话人主动询问, 希望了解更多信息, 行使信息询问功能。

例 3:

Girls: "Are you really?" whispered voices excitedly.

Honey: "Well, don't tell anybody, girls—not yet!"

此例为原著中第六章 Honey 面对众人询问, 所给出的回答。Honey 出于嫉妒, 吐槽 Scarlett 抢走了大家的男伴, 并顺势透露自己正与 Charles 发展恋情。大家好奇询问, 但 Honey 所提供的隐晦回答未能与大家所期待的信息构成最佳连贯, 没有直面回答是或者不是, 而是让大家根据后面话语自行推测, 补充信息空缺, 显然 well 行使了信息短缺功能。

例 4:

You think it's riding a pretty horse and having the girls throw flowers at you and coming home a hero. Well,

it ain't. No, sir! It's going hungry, and getting the measles and pneumonia from sleeping in the wet.

此例出现于原文第六章, 一位耳聋的老头以亲身经历告诉大家战争的真实情况。老头察觉到人们在谈论战争时个个都兴奋异常, 便站出来讲述战争的残酷。在此例中, 老人先陈述人们对战争的看法为误, 而后插入 well, 揭露战争的真实面目, 对前述信息进行了纠正。

例 5:

Prissy: "Fo' Gawd, Miss Scarlett—" Fright and shame were in her rolling eyes.

Scarlett: "Well?"

此例出现于原著第二十七章中, Scarlett 面对吞吞吐吐的 Prissy 提出质问。Prissy 先前吹嘘自己会接生, 但在 Scarlett 让她为 Melly 接生的紧要关头, 又犹豫畏缩, 心急的 Scarlett 迫切想知道更多信息, 因此借用 well 进行反问。

3. well 的面子威胁缓和功能

在日常交流活动中, 时常出现双方意见不合而陷入僵局的情况, 双方都会处于尴尬境地。而一场成功顺畅的交流离不开双方努力, 此时就需要双方借助手段打破僵局, 缓和双方面子。Well 作为话语标记语就可充当僵局中的润滑剂, 削弱双方强硬态度, 给双方留有余地。在原著中, 男女主角剑拔弩张的局面时常发生, 因此 well 也时常出面消火救急。

例 6:

Stuart: "You haven't promised them all, have you?"

Scarlett: "Well, I have! How did I know you all would be home?"

此例为原著中第一章 Scarlett 对两兄弟的回答。两兄弟反问 Scarlett 是否尚未约好其他舞伴, 他们信心满满, 认为 Scarlett 会与他们相约。但早已有约的 Scarlett 作为交际高手, 为避免直接拒绝伤害到他们的自信心和面子让谈话陷入僵局, 因此借用 well 来引出原因, 作为缓冲, 以维持对话进行。

4. well 的延缓标记功能

Well 用作延缓标记语时, 一方面可以避免对话中停顿过长造成对话中断, 另一方面又暗示对方自己要提供的信息还未想好或因某种原因而不便说出口(韩曙光、刘宇慧, 2008: 65)。

例 7:

Rhett: "Do you really care—down in your heart?"

Scarlett: “Well—”

Rhett: “You aren’t committing any crime, are you? Why not dance the waltz with me?”

此例出现于原著第九章 Scarlett 面对 Rhett 询问给出的答语。处于服丧期间的 Scarlett 本不该抛头露面，却和 Rhett 在聚会上公然共舞，Scarlett 害怕引起非议，想停止跳舞，却遭 Rhett 反问是否在乎他人眼光。Scarlett 先前因服丧礼禁忌许久，早想借社交活动放松心情，因此用 well 作回答表示自己的犹豫不决，在跳与不跳间挣扎，但又不明说在意而放弃，从而维护自己继续说话的权利。

例 8:

Rhett: “So you didn’t refugee to Macon! I heard that Miss Pitty had retreated and, of course, I thought you had gone too. So, when I saw your light I came here to investigate. Why did you stay?”

Scarlett: “To keep Melanie company. You see, she—well, she can’t refugee just now.”

此例出现于原著第十九章，为 Scarlett 作出的答语。Rhett 因担心 Scarlett 安危询问她为何还不撤离，真实原因为 Scarlett 为陪伴即将临盆的 Melly 而无法脱身。但在当时，女性生养之事非常私密，绝不能和男性谈论。Scarlett 羞于启齿，不便说出原因，因此用 well 暗示自己有难言之隐。

5. well 的情感功能

言语交际活动中，除了单纯输出传达信息外，也会借助情感词作为情绪传递口。许多语言学家都认为 well 能够传达出说话者的情感，外国学者 Schourup 直接将 well 归类为叹词，中国学者林素卿（1999）也对 well 能传递的情感进行了分析总结，归纳出 well 表达的十多种情感。well 既能传递正面情绪，表示赞同、劝慰等，在原著中多为战火纷飞时各角色间的相互安慰；也可传递负面情绪，表示生气、不耐烦、讽刺、被迫妥协等，在原著中女孩们相互争风吃醋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例 9:

Melly: “Oh, Honey, no! Don’t be unkind. She’s just high spirited and vivacious. I thought her most charming.”

Honey: “Well, Miss,” said Honey tartly, her voice rising, “you must be blind.”

此例为原著中第六章 Honey 对 Melly 维护 Scarlett 的话语进行评判。在众人都在背后芒刺

Scarlett 时，Melly 挺身而出为 Scarlett 开脱维护，使得 Honey 连带讽刺起 Melly。此处 well 既表示 Honey 对 Melly 观点的否定态度，也承载着她的怨气与怒火，为明显的负面情感传递词。

例 10:

Pork: “Yas’m. Ah try but eve’y time Ah try Ah thinks of Mist’ Gerald an’—”

Scarlett: “Well, don’t think. I can stand everybody else’s tears but not yours.”

此例为原著第四十一章 Scarlett 对 Pork 的安慰。Scarlett 父亲的葬礼刚刚结束，Scarlett 听到父亲生前的忠心仆人 Pork 在暗自抽泣，便对他进行劝慰，此处即借 well 表示对 Pork 的情绪安抚，行使了正面的情绪安慰功能。

三、《飘》中 well 汉译回顾

Sperber & Wilson 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1986/1995：158）的专著中提出了关联理论，将语用研究的重点从话语生成转移到话语理解，并指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话语理解就是一种认知活动。

关联理论认为，人的认知以最大关联（Maximal relevance）为准则，而语言交际则以最佳关联（Optimal relevance）为取向，即在交际中以最小的处理努力获得足够的认知效果而不是最大的认知效果。而为保证交际活动自身具备最佳关联，即保证明示交际活动中所有语言或非语言成分都有助于取得交际效果（即理解整个话语）或者有助于减少理解话语过程所付出的努力（即使话语容易理解），说话人必须让听话人获得足够的关联（何自然、冉永平，1998：92-107）。为了给听话人在寻找关联、理解话语的过程中提供指引，Blakemore（1987）曾提出所谓理解程序的语义限制（Semantic constraints on relevance），即通过分析某些情态指示语（Mood indicators）、话语小品词（Discourse particles）或话语联系语（Discourse connectives）揭示的施为用意对听话人在寻找关联、理解话语时所作的种种假设，在数量上加以限制，从而收窄范围，以便容易理解。

话语标记语便起着语义限制的功能，不仅可以帮助听话人重新建立有关的语境假设，增加明示交际活动的关联性，还可以制约话语的生成与理解，从而减少为理解而付出的努力。因此，本

文评判三大译本对 well 各大功能的汉译处理是否可行, 主要以是否成功在话语交际间建立了最佳关联为标准。

原著中大量使用的话语标记语 well 一词, 在三

大译本中以不同方式得到了再现, 且程度各异。收集整理 well 各大语用功能在三大汉语译本中的翻译有助于更加直观清晰地对相应的汉译处理方式进行分析 (详见表 2)。

表 2 三大译本对话语标记 well 的汉译处理 (译文出现顺序为从高到底排列)

话语标记语 well 汉译	傅东华译本	三贾译本	李美化译本	
话语结构功能	话语起始	好吧, 哦; 喂	啊; 哦	哦; 好了
	话语转换	好吧; 那么; 嗯; 不过; 可是; 怎么	噢; 那么; 得啦; 嗨; 不过; 好吧; 可是; 得了; 这个嘛	哦; 好了; 这么说
	话语承接	不的; 哦; 好吧; 嗯; 是这样的; 这个么; 是的	好啦; 这个嘛; 嗯; 好吧; 唔; 那么; 嗨; 噢	哦; 好了; 是的; 噢
	话语结束	嗨; 好了; 好吧; 嗯; 得啦	行了, 好吧; 好了; 算了	得了; 好了; 哦
信息功能	信息短缺	嗯	哦; 嗨	哦
	信息修正	不过呢; 不是的	唉; 算了吧	不是的
	信息询问	嗯? ; 怎么?	那又怎么样; 怎么?	你说什么;
面子威胁缓和功能	面子威胁标记	嗯; 好啊; ……哦	不过; 嗨; 我说	哦
延缓标记功能	延缓标记语	嗯; 哦; 那么……; 就是说; 这个么	这个嘛……; 嗯; 嗨; 唉……; 好吧……; 这……; 得了……	哦……; 这个
情感揭示语	惊讶、赞叹	咦; 哦; 嗯!	哎哟; 是吗	哦; 噢
	愤怒不满	好吧; 好啦; 好啊; 嗯?	哼; 得了; 嗨; 得了吧; 那么; 是吗	行, 哦; 我说; 那好吧; 哦
	劝导、安慰	好吧; 那么	好啦; 行了吧; 好了	哦; 好了
	妥协让步	好吧	这个嘛; 好啦; 那好吧; 唉; 嗨	那好吧; 我说; 哦
	讽刺	嗨; 怎么; 吓; 可是	好啊; 嗨; 嗨; 哼	哎; 哦
	伤心情绪低落	嗯	唉	哦

分析表 2 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

首先, 整体而言, 多种语用功能可由 well 一词包揽, 而进行汉译处理时, 每项语用功能都能对应多个汉语标记语, 如 well 承担话语承接功能时, 三大译本均提供了四个以上汉语标记语选择。各位译者都发挥了其主动性, 意识到追求译文多样化。

其次, 具体而论, 在不同语用功能下 well 的翻译统计中, “嗯”和“哦”译法频繁出现。各位译者都将“嗯”和“哦”作为汉语标记语中的常用方式, 应对 well 的各种语用功能。而学界研究表明, 汉语中“哦”“嗯”两词作为话语标记时的确功能广泛, 能应用于多种类型的语用交际 (刘萍、郭德平, 2017: 118-121; 郑燕芳, 2007: 56-57)。显然三位译者在翻译处理时都意识到了“哦”“嗯”的强大功能。

最后, 同一话语标记具有不同的语用功能, 不同的话语标记也可能有相同的话语功能。这是由话语标记语用功能的多维性所致, 各大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对所在话语的具体语境有较强的依赖性, 因而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是多维的, 且常常是相互交叉的 (孙利萍, 2017)。而在三大译本中, 均存

在某一汉语标记语适度多次使用的情况, 但过度重复则需考量, 在李译本中, 汉语标记“哦”字出现频率极高, 译者在处理原著中 well 不同语用功能时, 几乎都将“哦”作为首要选择。张德禄 (2003) 认为语篇中同一个项目重复过多, 就会使得语篇不适合情景语境, 而出现累赘现象。虽然如前文所述, “哦”字功能强大, 确可承担多种语用功能, 但如果过于频繁出现, 就会让读者模棱两可, 无法把握 well 说话人传递的真正含义, 影响观感, 再现方式有待商榷。

四、译 well 之建议

如前所述, 三大译本中, “嗯”“哦”频用, 反复出现, 在李译本中尤为明显, 不仅使译文丧失多样性, 读者亦会误以为译者词汇贫乏, 甚或形成刻板印象, 将其视作 well 的固定译法。鉴于三大译本中存在的不足, 本文探索出两项译 well 之建议, 以增加 well 翻译处理的关联性和多样性。

(一) 充分利用汉语话语标记

汉语中, 话语标记种类繁多, 功能层次多样。

周明强(2020)系统整合汉语中的话语标记资源时,依据话语功能的不同层次总结出话语标记语498个。孙利萍、方清明(2011)等人则依据语用功能的不同,

区分出17类话语标记语。表3为基于现有研究对汉语话语标记语所做的粗略列举,足见汉语话语标记种类之丰富。

表3 汉语话语标记语词库(部分展示)

	分类类型	举例
依据语用功能分类	来源凸显性	据说、据报道、据了解、据研究、有人说
	言说标记型	坦诚的说、老实说、说实话、说白了、仔细言之、一般而言
	总结性标记语	好了、得了、对吧、对吗、就这样、下次再说、众所周知、有鉴于此、鉴于此、基于此、基于以上分析、有感于此、简而言之
	序数性标记语	一是……二是……一方面……一方面……一来……二来……、首先……其次……再次……最后……、首先……然后/接着……最后
	阐发性标记语	以你之见、依你之见、照你说、在你看来、依你看、你是说
	话题组织型标记语	另外、换言之、换句话说、顺便说一下、话是这么说、想起来了、话又说回来、就是、也就是、还有、还有就是
	果决型话语标记语	毋庸置疑、毫无疑问、无疑、众所周知
	断言型话语标记语	我敢肯定、不客气地说、毫不客气地说、毫不客气地讲、我敢说、斗胆问一句
	因果型话语标记语	所以说、看来、这样看来、这么说、这样说来、这么看来、这么说来、因此、因而
	礼貌型话语标记语	对不起、不好意思、打扰了、劳驾、打扰了、叨扰了
	延迟技巧型话语标记	这个……、那个……、呃……
依据位置分类	前置话语标记语	啊、哎、呀、哈、呵、嘿、哦、噢、喔、喂、呕、哼、欸、吓、嗯、嗨、咦、哟、呸、对啊、对呀、对啦、对哦、对哟、对了、对的、对嘛、对吗、对吧、对咧、对呐、对喽、对哪、对咯、是啊、是呀、是哦、是哟、是了、是的、是嘛、是吗、是吧、是咧、是呐、是喽、是哪、好啊、好呀、好啦、好哦、好哟、好了、好的、好嘛、好吗、好吧、好嘛、行啊、行呀、行啦、行了、行吗、行嘛、行吧、行喽、成啊、成吧、得了、得嘞、得啦、得喽、算了
	句间话语标记语	此后、接着、实际上、其实、这么一来
	后置话语标记语	好吧、可以吧、是吧、对吧

知悉汉语标记语这一庞大族群,处理话语标记汉译时便可参考运用,实现译文多样化。

例 11:

Melly: "I've been having pains since dawn—but not very bad ones."

Scarlett: "You have? Well, why didn't you call me? I'll send Prissy for Dr. Meade."

李译: "有阵痛了? 哦, 你干吗不叫我? 我叫普里西去找米德医生。"

笔者改译: "有阵痛了? 哎呀, 你干吗不叫我? 我叫普里西去找米德医生。"

例 12:

Scarlett: "Do you mean to tell me," cried Scarlett indignantly, "that you don't care—"

Rhett: "You have tired of me, haven't you? Well, men tire more easily than women. Keep your sanctity, Scarlett. It will work no hardship on me. It doesn't matter," he shrugged and grinned.

李译: "你已经讨厌我了, 对不对? 哦, 男人比女人更容易产生厌烦感。保住你的贞洁吧, 思嘉。这不会给我造成任何痛苦。没关系的。" 他耸了耸

肩, 咧嘴笑了。

笔者改译: "你已经讨厌我了, 对不对? 呵, 男人比女人更容易产生厌烦感。保住你的贞洁吧, 思嘉。这不会给我造成任何痛苦。没关系的。" 他耸了耸肩, 咧嘴笑了。

以上两例中, 李译本均将 well 汉译处理为“哦”, 译文单一且未能实现最佳关联。此时便可参考表3, 分别用“哎呀”和“呵”替换。例 11 中, Scarlett 对于 Melly 的隐瞒, 惊讶又愤怒, 又碍于 Melly 生产之痛, 不好大发脾气, “哎呀”一词便可生动传递出 Scarlett 隐忍的愤怒。例 12 中, Rhett 气愤于 Scarlett 的表里不一, 但一向情感自负的他不愿流露出真情实感, “呵”一词便能充分诠释其刻意的不屑一顾。因此, 灵活运用多样的汉语话语标记词, 再现说话人的真实情感, 既能实现翻译等值, 又能体现 well 汉译多样化。

(二) 借用非标记语手段

事实上, 话语标记语只是明示话语意图的方式之一, 必要时使用非标记语手段亦可将说话人的真实意图传递出来, 且能构建话语间的最佳关联, 因

此,此种手段不失为话语标记 well 翻译的方法之一,且在三贾译本有较好表现。

例 13:

“Well, kill yourself then and see if I care!”

贾译:“随你的便,要是你自己不想活了,我才不管呢!”

例 14:

“Well, here’s a quarter. You buy a hat from one of those shanty darkies and meet me here.”

贾译:“拿着,这是两毛五分钱,跟随便哪个黑人买顶帽子,在这儿等我。”

此处两例 well 分别被译作“随你的便”和“拿着”,便是典型的运用了非标记语手段,根据具体情景将话语标记 well 作了具体化处理,准确传达出例 13 中 Scarlett 气愤又无可奈何的情绪及例 14 中 Scarlett 沉着冷静的形象,同时也使话语达到了最佳关联。

五、结语

翻译理论家奈达认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翻译中的对等概念不单是词汇的字面意义、语言结构和语体上的统一,也包括语用上的对等,语用翻译应使源语和译入语在语用语言和社交语用两个层面上达到对等,实现语用等值。本文对话语标记 well 进行的汉译探析便突破了形式对等的局限,除充分利用现有标记语词库外,还探索出大胆运用非标记语的汉译手段,以最大限度传递原文的语用效果。

话语标记语虽不构成话语的命题意义,但具有多种语用功能,在包含大量日常对话的文学小说和电影中频繁出现,而我国与西方国家间的文娱交流互动日渐增多,广大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这类常见词频繁接触,如何妥善处理以 well 为代表的话语标记语的汉译,在实现“言外之力”的基础上在原作与译作间构建对等的语用效果,值得关注和思考。

参考文献

- [1] Blakemore D. Semantic Constraints on Relevance [M]. Oxford: Blackwell, 1987.
- [2] Cuenca M J. Pragmatic Markers in Contrast: The Case of Well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8, 40 (8): 1373-1391.
- [3] Schiffrin D. Discourse Marker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4] Schourup L. Rethinking Well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1, 33 (7): 1025-1060.
- [5] 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1986/1995.
- [6] 韩曙光, 刘宇慧. 从关联理论角度探讨话语标记语“well”的语用功能 [J]. 沈阳大学学报, 2008 (1): 63-66.
- [7] 何自然, 冉永平. 关联理论—认知语用学基础 [J]. 现代外语, 1998 (3): 92-107.
- [8] 李瑾程. 《老友记》中话语标记词语 well 的语用功能及其汉译 [J]. 北京城市学院学报, 2015, 126 (3): 71-75.
- [9] 林素卿. 感叹词 Well 的用法研究 [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17 (4): 56-60.
- [10] 刘丽艳. 作为话语标记语的“不是”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5 (6): 23-32.
- [11] 刘萍, 邬德平. 叹词“哦”语用功能应用与分析 [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7, 26 (11): 118-121.
- [12] 冉永平. 话语标记语 well 的语用功能 [J].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3, 26 (3): 58-64.
- [13] 冉永平. 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学研究综述 [J]. 外语研究, 2000 (4): 8-14.
- [14] 孙利萍, 方清明. 汉语话语标记的类型及功能研究综观 [J]. 汉语学习, 2011 (6): 76-84.
- [15] 孙利萍. 现代汉语言说类话语标记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16] 王海峰, 王铁利. 自然口语中“什么”的话语分析 [J]. 汉语学习, 2003 (2): 21-29.
- [17] 吴国良. 话语标记词 well 用法译评 [J]. 中国翻译, 2005, 26 (5): 86-88.
- [18] 袁周敏, 金梅. 话语标记语“well”的语用

- 功能及其翻译 [J].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 2007 (6): 56-61.
- [19] 张德禄, 刘汝山. 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 [20] 郑燕芳. “嗯”的话语功能分析 [J]. 南方论刊, 2007 (10): 56-57.
- [21] 周明强. 现代汉语话语标记语系统概观 [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1): 80-88.

Pragmatic and Translation Analysis of the Discourse Marker Well in *Gone with the Wind*

Yu Mengs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Abstract: With abundant pragmatic functions, the discourse marker well is frequently used in verbal interactions. After the analysis of the collected data in the American novel *Gone with the Wind*, it is found that well can act as a topic management marke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arker, mitigator of face-threatening acts, hesitation or delay marker of some speech acts and marker revealing mood. Guided by Relevanc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whether three translated versions can retain the original functions of well as a discourse marker. In most cases, three translated versions can achieve optimal relevance. However, there are some exceptions deserving further discussion. Based on inequivalent expressions in three translated versions, this paper also concludes two suggestions of translating well. The first is to make full use of Chinese discourse markers to make translation more diversified; the second is to apply non-discourse markers to achieve equivalence in pragmatic functions.

Key words: *Gone with the Wind*; Discourse marker; Well; Classification of pragmatic functions; Translation suggestions